



他山之石

从一个签名开始

□ 刘章建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给我看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作家路遥给他的签字,似乎惜墨如金,只有六个字:“读书,思考,创造”。那时候,朋友尚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由于在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歌被邀请参加了一次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座谈会,与坐在最边上的那个人——路遥,有了一次见面的机缘。

这六个平平淡淡的字,由大作家路遥写出来,自然充满了神奇的遐想和无穷的力量。相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鞭策和激励的词汇以及由此产生的灵感也罢,激情也罢,冲动也罢,都远远比不上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的无穷魅力和丰富内涵。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当一代著名作家面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黄毛丫头求签名,却能如此准确、直接地用这六个字去激励一个文学路上蹒跚学步的后生,实在令人敬佩。而且能如此准确无误地为文学新人把脉,应该说,路遥一定是在签名的同时,想到了他自己曾经写作路上的苦焦,才把最真诚、最简约、最直接的思想留在纸上,送给

学生。

我们这些处在写作边缘的业余写作者,由于长期得不到文学理论的辅佐,得不到文学名家的指点,也缺乏正确的文学导向的引导,就只能默默坚守在自己的一小片空间里,也许谨言慎语地指手画脚,也许自大狂妄地指点江山,也许和颜悦色地诉说衷肠,也许愤世嫉俗地剑走偏锋……总是走很多弯路,夜路,还不得要领。路遥的六个字,对我来说,就是写作路上的航灯,是一个永远竖在我心里的标杆——写作怎么办?

读书,是关键。很多作家都推崇读书对于写作的重要,就连我身边的一些知名汉中文家,丁小村、叶平们,也是每提创作先言读书的。可是,读书也很难,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读书的氛围和气场,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自己也就堕落地被波逐流,蒙染了很多伪作家的坏习惯,往往急就章,拿来主义,助长了歪风邪气。一个不读书,一个不懂得吸收和补充文学修养的人,永远是进步不了的。思忖我自己,也确实那那学步,固步自封地常常为不读书找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有时

候,我也常常想,那些成功的作家,之所以能成功,也必定是潜心贯注,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很多书籍的。何至于像我这般,尚在文学的门槛外面丝丝艾艾,缠夹不清着把不准方向,找不到突破口,苦闷着自己,折磨着自己。

思考,也是写作者非常必要的功课。小学生写作文,要求“我手写我心”——写真实事件,写真实思想。就算是小说创作,也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就连中国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说起写作,也是直陈这一观点的。“思考”的思字,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心”,“田”——代表田野、耕田、博大、广博,是为“过程”;“心”——就是思考的结果,积累的过程,素材的过滤,谋篇的源泉。所以,一个大事件的发生,经过,结果,背景及其因素,一个打架现场双方的言语刺激,肢体冲撞,周围人拉偏架的姿态与旁观者和事佬的唠唠叨叨,都要仔细琢磨,细心安排,让他们合情合理,妥妥帖帖地顺着地气,并且不显山不露水地出现在作品里面,才是写作需要思考的关键环节。信手拈来,顺手

写去,是我写作中常常会犯的毛病,当为摒弃。

“创造”,相较于重复制造,是推陈出新和不断提升之后的“新产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应该还是一个经济处于低潮的复苏期,“中国制造”一词提出来也仅仅十年时间,物质与精神相对还都不十分丰富的阶段,大师路遥却敏锐地用了“创造”一词来说写作,恐怕他之外,别无他人这么早就洞察到并提出文学发展道路需要“创造”的焦点论断。正是作家路遥不断审视社会,不断创造的精神,才造就了他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一次次升华。因此,写作不是重复劳动,不是随性而为,更不是信手拈来,要动脑筋,费思量,巧构思,把创作的元素、材料、情节,合理而又不着痕迹地安排布置在文字中间,才是我们需要修炼和修习的重点。

“读书、思考、创造”,同样成为我写作为文的座右铭,就像路遥老师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这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些话,常常教我时刻把写作的路走端正。



坊间纪事

别来无恙

□ 尹沂蒙

一
这是一栋老楼,七层,没有电梯。门是木制的,也不隔音。我家住在顶楼。邻居是一个刚搬来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年轻,孩子只有大人的腰高,奶声嚷着爸爸妈妈。

昏黄的灯光打在笔尖上,晕出点点光晕,映在泛黄的作业簿上,我的父亲还未回家。门外似乎有脚步声,由远及近,一步步,铿锵,顿挫,却是昂扬的笔调,拾阶而上。

二是父亲?手中的笔顿了顿。脚步声显然转向了对面的方向。笔尖又开始书写,思绪却没有立刻回来,还滞留在门外。“啾——啾!啾——啾!”一声欢快的口哨清脆地响起,伴随着门内孩童跌跌撞撞奔跑的声音,笑声夹杂着钥匙转动开门的声音。我仿佛看见那孩童雀跃着扑向父亲怀中,两个人儿笑成一团。手中的笔突然滑落。就在这一刻,久埋心中的一颗种子,“啪”的一声,破土而出。似曾相识,别来无恙。

依稀里,那时娇小的我,听那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便像一个皮球,还随着脚步一点一点胀起。近了!近了!脚步声走上来了!终于,“啾——啾!”

那是父亲和我的暗号,只有我们自己能懂,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独一无二。只有父亲才能吹出那样婉转调皮的口哨,只有我才会口哨声里旋转门把。

我一个飞跃,笑着跳着冲到门边。想来父亲每走着一步路,每爬上一楼梯,心里也是与我一样的期盼吧。还有一层就到家了,还有一阶就可见到女儿了,最后所有的苦化为了一声清脆的口哨,兴奋地享受着门内惊喜的叫声和笑声。

曾经的我,曾经的我。父亲曾扶了我的手,为路边再普通不过的一花一草感叹不已。他不会教育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而他会发现初春每朵初绽的花,每株新生的草。他



心灵小品

一夜虫鸣

□ 江峰

古人谓立秋有三侯,分别为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在三伏天乍一遭遇秋意,如长途跋涉的军旅于饥渴难耐之中听见杨梅近在咫尺,禁不住喜出望外。但无奈,“秋老虎”余威尚在,那古文里所谓的凉风和白露,都立成为可望不可即的雾中风景,倒是那叫了一夏的蝉,仍是不知疲倦地在耳边肆意鸣唱。

北方的一年四季里,冬春两季的夜晚格外沉寂,偶尔一两声鸟鸣,是无人的湖面上划过一叶轻舟,波纹荡漾之后更显湖面的深沉与凝重。与之比照,夏秋两季的夜晚,简直是万物众生的音乐会,有交响乐,有独奏曲,有咏叹调,有手工腔。

一夜虫鸣,给源远流长的汉文字增添了无穷韵味,让一道道清丽的鸣唱,嵌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单是那蝉声,唐人虞世南就写过一首以蝉命名的诗,“垂緜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人眼里,蝉和兰花、香草一道,寓意洁身自好、超拔清高。一路听来,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里有空灵与幽静,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里有喜悦和清凉,柳永“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里有哀婉和忧伤。年少时,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里面一句“虽然再没有人,扬起浅色衣襟,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来敲你的彩色玻璃窗”,也曾把不少不更事的岁月,渲染出难以忘怀的模样。

晚上路边走步时,看到手机灯光在林间闪烁,知道那是人们在捕捉神秘的昆虫,俗称“知了猴”。有更聪明的,在树干中间绑上一圈透明胶带,知了猴爬到此处便失去抓手掉在地上,于是束手就擒。小时候学过法布尔的《昆虫记》,知道蝉的幼虫重见天日,需要经过地下漫长的四年潜伏。但是终于爬上地面,却在半路被人捉去,成了别人的盘中餐,想来

知进知退彭玉麟

□ 傅绍万

彭玉麟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和李鸿章又分别成为湘系和淮系的代表人物。辜鸿铭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他最崇拜佩服的人是彭玉麟,给他的评价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奇男子”,彭玉麟之“奇”,首先是位极人臣,却一生清贫,“创立水师,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其二是一生拼命辞官,他三辞皖抚,两辞漕督,后来又辞兵部侍郎,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在人生中留下了高风亮节,在史书上写下了一段佳话。

彭玉麟拼命辞官,因为他有底气,有资本。彭玉麟是湘军水师统领。湘军的功劳大,他的功劳也大。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正规军,新训练的农民军,共同围剿,群雄逐鹿,为什么偏偏是湘军灭了太平天国?因为湘军有一支强大的水师。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走出广西,一个时期内,攻城掠地并不顺利。攻下岳州之后,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组建了水营,自此“譬之虎而附翼,乃飞而食人”,很快拿下武昌,攻下南京(江宁),并沿江西征,迅速攻克安庆、湖口等沿江重镇。清廷的有识之士看到,东南属水乡,要攻克制胜,必须造战船,占据长江水上优势。咸丰皇帝批准了这一主张,各地水师的组建却未成气候,还是后来让曾国藩做成了。几年间,经过数次水上大战,湘军水师逐渐占据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的战略也逐渐趋于成熟。他在给咸丰皇帝的《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中写道:通筹各路全局,须“择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筑而下,乃能成功”。他分析以往失利的原因,“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之后,曾国藩就是按照这一战略,稳扎稳打,并最终取得成功。其中,彭玉麟作为水师统领,居功至伟。

分析彭玉麟拼命辞官的动机,辞皖抚显示出他善于审时度势,有自知之明。或者说,他能够准确地看破利害,不取眼前利益,而避开未来大害。咸丰四年,他因为作战英勇,战功卓著,升为安徽巡抚,朝廷让他赶快上任,颖、寿各军悉归调遣。他一次次上疏辞官,他说,自己“久居战舰,草衣短笠,日与水勇,能工驰逐于巨风恶浪之中。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钱谷不知,问刑名不知,勉强负荷,贻误国家”。又说:“从军八年,专带水师,弃舟而陆,无一旅一将供其指挥,仓猝募募,必致僨事。”如果说,前一番话听起来还有点唱高调,而后一番话就是实情了。在当时,清朝的绿营已经腐敗不堪,失去了战斗力,而能打仗的团练,和私人军队差不多,他人根本调不动。他一个水中蛟龙,上不得岸来,单枪匹马,不是百无一用吗?而太平军作战飘忽不定,一方巡

抚,必须与城池共存亡,当时的巡抚、总督,因失地而自尽或杀头的已经不在少数,彭玉麟的选择,可谓深谋远虑。

彭玉麟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力辞兵部侍郎,毅然决然解甲归田,让人看到的,则是他胸中有大义,青史重名节。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一番肺腑之言,首先表明自己没有身家之图;其二讲到士大夫进退关系风俗盛衰,他要以自己的行为为皇上扶树名教,整肃纪纲,以振人心;其三谈谈史心得,古来臣子,往往初年颇有建树,而晚年末路阻越惨重,原因是人之力才聪明,用久则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转失其长。“臣以寒士出,仍以寒士归。”由此,彭玉麟赢得了生前身后名。而他同时代的英雄豪杰,像同是水师统领的杨载福,同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晚年都因为任非所长而身陷窘境,名节受受损。

彭玉麟知退更知进。当国家真正需要他,当他认为该担当之时,他便毅然挺身而出。承平之后,长江水师将士“渐耽安逸,事多废弛”,扰民的事情愈演愈烈。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就说道:“长江水师,外间颇有怨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者,字牌者,则以拿赌批索,得数千,或千余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灯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至有哨兵棒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窃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昔年所办之事,有大不妥如水师者,贻人讥议。”彭玉麟觉得,曾国藩在,长江水师怎么乱也乱不到哪里去,他不愿去。曾国藩去世,朝廷让他巡阅长江,他立马出山了。因为自己再不出山,长江水师将会向腐朽方面加速运转,到时百姓受到的压迫会更加深重。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进行整顿,让失职渎职的水师提督主动辞职,推荐了新的水师提督,弹劾罢免哨官百十余人,长江之上随之肃然。

最令人心生敬意的是,当他面对外人侵犯时,力主抗战的坚定立场和态度。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决定向广东增派军事大员,由此选中了彭玉麟。他接到圣旨,立马由老家衡阳赶往广州。他还三次上书,请求出关作战。而这时候,他已经六十八岁高龄,身体状况很糟糕。在前线,他主动化解矛盾,使湘、淮两军将士紧密团结在一起。重用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

仕途之上,知进的少,知退如彭玉麟者,可谓凤毛麟角,中国历史上难找第二人。他的退,远非淡泊名利所能论定,昭示于后人的,是一种大忠大义、大智大慧。



读史札记



时尚辞典

又爱又恨大城市

□ 流沙

外国人拍电影非常喜欢拿大城市“开涮”,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要么被恐怖袭击了,要么被超级细菌感染了,要么被大水洪水大地震摧毁,要么被慧星击中……电影中的这些大城市各有各的“死法”。

在国内,我们是不愿意“开涮”大城市的。以前有首《北京一夜》,歌中这样唱:“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回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就有网友从中读出了暧昧,说这歌太颓废了。

我们对于大城市强调“爱”,淡化“恨”。可实际上,大城市走到现在,已成了众生“爱与恨”的矛盾体。

社会学专家郑也夫说,人生有三种追求:舒服、刺激、牛×。这恰恰是城市给你的三种诱惑。人性与城市品性非常相通,许多人都梦想着过上大城市的生活,这里有让人迷醉的东西、金钱、地位……与偏僻乡村仿佛分处不同的世界。

但谁知大城市的高楼会发生大火,连逃命的机会也没有;大城市的道路很宽阔看不到头,但车子会把它变成停车场;大城市外表光鲜霓虹闪烁,但一下大雨就会变成泽国;大城市里一切看上去井然有序,但人与人的竞争如此残酷……大城市给了你人生的愿景,但100个梦想家挤进了大

城市,结果99个发现大城市没有舒服,只有“刺激”和“牛×”。

大城市已在产生一种“流行病”,这种病不仅感染人的心灵,也感染了社会心理,人们潜意识有了开涮大城市的集体无意识。美国人用电影的方式让大城市座座“不得好死”,特别是纽约,电影导演让纽约遭受洪灾、遭受毁灭性爆炸、遭受瘟疫、遭受外星球的袭击……导演想出了许许多多毁灭纽约这样大城市的点子。

纽约无论怎么说都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丰硕的果实”之一,这里是一个金钱的世界,也有着发达的城市文明。

但是,在一个大城市里住久了,就会积累着太多的压力,但人们痛并快乐着,人们不停地抱怨着城市的空气污染、交通的拥挤不堪,还有高得离谱的房价,但每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这里。

因为对于那些热爱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人来说,大城市永远充满了魅力。中国还在城镇化的加速中,如果打开google地球的夜视图,与北美、西欧相比,中国夜晚的灯光还远远不够璀璨,还有太多的人没有走进大城市的,因为刚刚“爱”上或者爱着,还来不及“恨”。



强词有理

那些想要嫁给张岱的女子

□ 丁小村

有人说想要嫁给张岱,我觉得这像个笑话。

张岱,的确是个趣人。他喜欢做美食,从甜饼到茶点,从臭豆腐到金华火腿,都不在话下。少年时代,他就像贾宝玉在贾府一样,见过的达官贵人多如牛毛,看过的美女如同繁花,吃过的的美食可以写几本食谱……他满肚子都是书上的各种传说,尘世的各种迷途。讲到兴致高处,他拿出票友架势,美美唱了一段,听得小娘子如痴如醉,已然忘却了今夕何夕。不过转眼间就到饭点了,夫得准备食材,娘子得下厨……此时繁华过尽,只剩茅屋秋风,恍然春色笼罩,此地空余月如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娇情温暖缺粮之肠……两个人此时对大眼睛小眼,黑脸对白脸,月光洒下来,照着夫君的饭相,娘子问道:相公,今天可吃啥呢?夫君站在她身边,看着她满脸馋意,不由轻声唤着她的乳名:你看,你看呢?

小娘子虽然已经饿了,也忍住了,她实在太爱夫君了,看着他的痴相,不由叹息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可怜张宗子,不该生在这乱世:潦倒世间,苟活而已——说茶说酒,都是曾经浮华;作文吟诗,不过他年梦吧。如若不是家道中落,遭遇乱世,那些嫁给了张岱的女子,就没有哀愁吗?也许吧……我设想,这位张宗子先生变成了另一个人:李渔。

这也是个才子。会养花种草,吟诗作画,会写小说编剧本,还会做美食设计园林。当然对于小娘子来说,还有一点意外:比如这位夫君太喜欢美女,他在家养了一个戏班子,这班子会唱会舞的小仙女,哪个不比你这个懂点诗文爱点小情调的女子差?她们个个花容月貌,把夫君的眼睛都晃晕了。这位夫君家里,肯定是容不得太爱吃醋的夫人的:你既然嫁过来,就得懂他,你已经嫁给了他,就得顺从他的一切喜好……不然你每天醋气熏熏,河东狮吼,他是不受的,弄不好给你一点儿脸色,你只能自己躲在屋里哭鼻子。

我觉得嫁给张岱们,是一件危险的事儿。要么天天饿肚子,要么时刻吃醋抱肚子。某位想嫁给张岱的女子听我说这么说十分恼火,好像我断掉了她的半生念想。如若他依然是富贵张家的公子,你嫁给他会好受些吗?且慢:当你不开心想和他吵架,他懒得和你吵,干脆跑去找某名妓喝茶;你想和他打架,他懒得跟你纠缠,跑去找某和尚谈禅去……只留下你一个人在家生闷气。

他还爱变童,爱美婢,这可惹火了你,一气之下你把美婢都炒了鱿鱼,把变童都送回孤儿院,以为这下他会安心了……结果,他失去了所爱,闷得慌,就一个人跑去西湖看雪,懒得呆家里。最后,你忍无可忍,决定出家当尼姑……到老了时他写了一本书,提都没提你一句。

你可能会后悔嫁给张岱:你早该明白,你想嫁的,不过是一本书,叫做《陶庵梦忆》,或者叫做《西湖梦寻》——不管叫什么,都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听我这么说,她幽幽说,好吧,嫁不了张岱,那就让我做他红颜知己吧。

唔,我止住了她的话,因为我立即想到了,张岱是有一位红颜知己:她是南京的名妓王月生。这位月生才有才貌有品,不知道你能比的过吗?张岱想喝茶吃酒了,去找王月生;想聊天侃大山了,去找王月生。有时候他什么都不想说,也去找王月生——是啊,这是多么奇妙的反讽:我有一颗破碎的心,你有一副受损的身,乱世两飘零,真的无需多言啊!

可你,你这只想做红颜知己的,还要叽叽吗,还要叨叨吗……你忍得住吗?不要……我看得出来,她怕了。她可能连张岱的红颜知己也做不了——因为她只是装了一肚子自恋过度酿成的痴念而已。

于是罢了吧,我劝住了她,嫁给张岱你不行,做红颜知己你不行,那么你就叽歪一会儿好了吧——张岱,不过是一帘破碎的旧梦而已。

张岱想喝茶吃酒了,去找王月生;想聊天侃大山了,去找王月生。

是啊,这是多么奇妙的反讽:我有一颗破碎的心,你有一副受损的身,乱世两飘零,真的无需多言啊!

可你,你这只想做红颜知己的,还要叽叽吗,还要叨叨吗……你忍得住吗?不要……我看得出来,她怕了。她可能连张岱的红颜知己也做不了——因为她只是装了一肚子自恋过度酿成的痴念而已。

于是罢了吧,我劝住了她,嫁给张岱你不行,做红颜知己你不行,那么你就叽歪一会儿好了吧——张岱,不过是一帘破碎的旧梦而已。